

慕容先祖创勋业 千年古桑现朝阳

在今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俗称“小西沟”）的僧帽山下，有一棵高达十余米、须五人环抱方能围拢的古桑树。据当地人许宏夫透露，经朝阳林业部门鉴定，这棵桑树的树龄约为1700年，之前，村里人将这桑树与近邻的一棵暴马丁香，合称为“夫妻树”。炎炎夏日里，这棵古桑树繁茂的枝叶撑起一方“绿色的天空”，配以暴马丁香的扑鼻花香，村民坐于树下乘凉、聊天、喝茶，简直是一种享受。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此说法后被一位朝阳资深考古学家孙国平听到，“1700年”的数字，立刻引动了他的敏感神经，这不正与当年慕容廆从江南引进桑种于朝阳培育的时间高度吻合吗？

朝阳资深考古专家孙国平发现“慕容桑”

今年72岁的孙国平是朝阳县文管所的第一任所长，从事朝阳历史文化研究特别是三燕研究迄今长达50余年，近几十年来，朝阳地区几乎所有的墓葬发掘、文物收存，他都参与过、经手过，阅历深厚，经验丰富，无人能及。孙国平始终坚持认为，朝阳的历史文化涵括广泛，但其根基、其精髓，是三燕文化，是慕容文化，朝阳历史与众不同的，对外叫得响、立得住的金字品牌，不是其他，是三燕，是慕容！正因有此深厚的知识储备与情感积淀，所以，当他一听说三道沟村居然存活着一棵千年古桑，便立刻将此桑树的由来与朝阳悠久的三燕历史自然挂钩了。

2019年5月份，孙国平亲赴三道沟村考察这棵古桑树，见一村民从树旁的水池里用水管引水，注入古桑树下的树洞中，结果灌了三个小时仍未灌满，深不可测。

“这棵古桑周围的自然环境非常好，空气清新、水质洁净，我家的水壶用了十几年，一点水垢都没有。喝这里水生活的人，很少生病，90岁的老人身体健康，能攀山越岭，上山打草砍柴！”许宏夫说。

主编过《前燕后燕北燕史》的朝阳学者周亚利，同意孙国平的说法。周亚利认为，朝阳地区种桑养蚕的历史，史载是从慕容廆开始的。辽西原无桑蚕业，慕容廆与西晋接触后，“教以衣、桑”，“求种江南，平州桑悉由吴来”，慕容氏原以畜牧经济为主，自此后逐渐融入农业经济，国力迅速增强。

冯氏替代慕容氏建立北燕后，种桑养蚕的传统延续不辍。北燕天王冯跋下诏曰：“今疆宇无虞，百姓宁业，而田亩荒秽，有司不随时督察，欲今家给人足，不亦难乎！桑柘(zhè)之益，有生之本。此土桑，人未见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

慕容垂复兴燕国江山时，曾与苻丕统率的秦军对峙，相持经年，幽、冀两州发生饥荒，燕军多有饿死者，慕容垂为了以桑榷充军粮，下令禁止农民养蚕。可见，当时种桑养蚕的风气在燕国辖境内是何等的浓厚。

孙国平建议，这不是一棵平凡的古树，而是具有一定人文价值与内涵的“三燕文化坐标”，应该给它改名为“慕容桑”，以纪念那段已逝千年的朝阳动人历史。

还原真实慕容廆：当世人杰，慕氏翹楚

将桑树品种从南方引入朝阳地区的慕容廆，是历史中的一位旷世豪杰，是王侯林立的慕容家族中的挺拔英才，人杰翹楚！

慕容廆（268年—333年），字奕洛瑰，昌黎棘城人，乃鲜卑贵族首领慕容廆之曾孙，慕容木延之孙，慕容涉归之子，燕王慕容皝之父。慕容廆形貌英武，“魁岸，美姿貌”，“雄杰有大度”。安北将军张华素有识人之鉴，慕容廆少年时前往拜见，张华见之惊为天人，预言慕容廆成年后“必为命世之器，匡难济时者”，将自己的帽子送给慕容廆，结为忘年之交。

慕容廆为人睿智，善于乱世中精准判断形势，有主见，不乱站队。西晋永平元年（公元291年），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爆发了一场历时十六年之久的皇族争夺政权的斗争，史称“八王之乱”。八王之乱后，天下随之大乱，刘渊、李雄、石勒等先后起兵，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亦卷入到战乱之中，如鲜卑拓跋部、段部、宇文部，都依附于东海王司马越，与成都王司马颖以及刘渊、石勒为敌。北部鲜卑则依附于刘渊，与司马越为敌。此时，慕容廆则采取了观望政策，并于西晋永嘉元年（公元307年），自称鲜卑大单于，仍尊奉晋室，心向朝廷。

慕容廆虚心纳谏，他听从汉族谋士鲁昌、高诩之言，派使臣王济专程由海路前往建康



朝阳千年“慕容桑”须五人合抱方能围拢。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 摄

（今江苏南京），力挺琅琊王司马睿承续晋国帝位。棘城之战后，慕容廆又接受宋该的建议，遣裴疑奉表并携带所获宇文部大单于的三枚印玺，前往建康献捷。

为表彰慕容廆的忠心与战绩，南渡的晋廷对其不断封官加爵：如东晋太兴三年（公元320年），帝遣使者拜慕容廆平州诸军事、安北将军、平州刺史，增邑二千户；东晋太兴四年（公元321年）十二月，东晋以慕容廆为都督幽平二州及东夷诸军事、车骑将军、平州牧，进封辽东郡公，邑一万户，常侍、单于并如故，赐丹书铁券，承制海东，命备官司，置平州守宰；晋成帝即位，加慕容廆侍中，位特进；咸和五年，又加开府仪同三司，固辞不受。

实际上，慕容廆当时已成为晋朝在北方的“合法代言人”，慕容廆的封号、政权是代表正朔的晋室公开认可的，慕容廆的军队是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法理上“国家正规军”。此后，慕容氏无论是讨伐宇文、段氏、高句丽，还是进击后赵、冉魏，都是代君行道，以伐有罪，始终是站在国家法律与道德的制高点上的。因此，后世史家受夷夏大防偏见影响，把慕容列为五胡之列，将慕容燕国视为叛乱割据政权，这是违背事实基础，完全不符历史真相的严重误读！

慕容廆期待晋室北伐，他于北方策应（廆于寇难之际，受大晋累世之恩，自恨绝域，无益圣朝，徒系心万里，望风怀愤。今海内之望，足为楚、汉轻重者，惟在君侯。若戮力尽心，悉五州之众，据宛、豫之郊，使向义之士倒戈释甲，则羯寇必灭，国耻必除。廆在一方，敢不竭命。孤军轻进，不足使勒畏首畏尾，则怀旧之士欲为内应，无由自发故也），怎奈晋朝君臣胸无大志，满足偏安，令慕容廆大失所望。

按慕容廆的功绩与能力，他本该受封燕王，但掌控大权的东晋太尉陶侃对此爵位竟迟迟不给，直到慕容廆去世，亦无下文。晋室这种“既让马儿跑又不让吃草”的两面派做法，伤了慕容忠心，以致离心离德。

慕容廆是一位军事天才，无论是直面汹汹杀来的宇文氏十万大军，还是迎对宇文、段氏、高句丽的几十万“三国联军”，他或强攻、或智取，总能举重若轻、化险为夷。立于国都大棘城头，慕容廆和他的将士们指点江山，谈笑自若，那种“哪管敌人逞凶狂”的自信与气概，令敌望之气沮，令后世之人读之神往。

慕容廆病逝后，其子慕容皝接班。公元338年五月，后赵皇帝石虎派三十万大军征讨前燕，进逼棘城，慕容皝大惊失色，若非慕容廆时代的重臣封奕苦劝，险些弃城而逃。另一位慕容廆提拔重用的谋臣黄泓进言道：“贼有

贼气，无可忧也，不过二日，必当奔溃。宜严勒士马，为追击之备。”慕容皝说：“今寇盛如此，卿言必走，孤未敢信。”黄泓释言道：“殿下言盛者，人事耳，臣言必走者，天时也，胡足为疑！”于是，慕容皝坚守棘城，“及期，季龙（石虎）果退，孰益奇之。”

慕容皝乃前燕开国之君，是龙城（今朝阳市）的缔造者，堪称一代雄主，但面对严峻危机，慕容皝的表现较之其父慕容廆的定力，高下立判，足见慕容廆的领袖风采！

慕容廆治国理念的“四个不可以”

朝阳三燕学者周亚利表示，慕容廆雄才大略，是十六国前期少数民族贵族首领中的佼佼者，他曾语重心长地对亲朋说：“狱者，人命之所悬也，不可以不慎。贤人君子，国家之基也，不可以不敬。稼穡者，国之本也，不可以不急。酒色便佞，乱德之甚也，不可以不戒。”用今天的话说，即司法要公正公平，要“把权力关在笼子里”；那些有才德、有情怀的读书人、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基石，一定要礼敬之、重用之；农业生产，是国家的根本，不能有丝毫疏忽；身为领导者，耽于酒色，亲近、信用巧言令色、溜须拍马之徒，这是国家祸乱的征兆，岂能不死守严防？”

“慕容廆治国理念的‘四个不可以’，是慕容鲜卑由弱至强，雄霸一方的指导思想。此后，慕容氏建立数个政权，几乎统治了半个中国，这都是慕容廆为之打下的根基！”周亚利感叹道。

慕容廆当政时，与那些嗜好杀戮劫掠，声色犬马的胡族权贵不同，他有好生之德，关注民瘼，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幽州一带发生水灾，慕容廆下令“开仓赈给，幽方获济”，令无数饥民得以存活；定都大棘城后，慕容廆重视农业，发展生产，使该地区户口增加十倍以上；对为避战乱前来投靠的百姓，慕容廆立侨郡以管理流民，冀州人为冀阳郡，豫州人为成周郡，青州人为营丘郡，并州人为唐国郡，使其在辽西找到一块和平乐土从事生产，重建家园；对流亡辽东的中原士子，他均予收留，并择贤而用，以河东裴疑、代郡鲁昌、北平阳耽为谋主，北海逢羨、广平游邃、北平西方虔、渤海封抽、西河宋奭、河东裴开为股肱，渤海封奔、平原宋该、安定皇甫岌、兰陵缪恺以文章才俊任居枢要，会稽朱左车、太山胡毋翼、鲁国孔纂以旧德清重引为宾友；慕容皝对子女的教育抓得很紧，命平原刘赞为东庠祭酒，教导世子慕容皝等家族子弟，自己在览政之暇，亦亲临听之，并著有《家令》数千言，以训诫子孙，于是路有颂声，礼让兴矣。

慕容皝对他所称的“贤人君子”以诚相待。《资治通鉴·卷八十八》载：裴疑清方有干略，为昌黎太守，兄武为玄菟太守。武卒，疑与武子开以其丧归，过廆，廆敬礼之，及去，厚加资送。行及辽西，道不通，疑欲还就廆。开曰：“乡里在南，奈何北行！且等为流寓，段氏强，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疑曰：“中国丧乱，今往就之，是相帅而入虎口也。且道远，何由可达！若俟其清通，又非岁月可冀。今欲求托足之地，岂可不慎择其人。汝观诸段，岂有远略，且能待国士乎！慕容公修仁行义，有霸王之志，加以国丰民安，今往从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开乃从之。既至，廆大喜。

慕容廆任命裴疑为长史、辽东相、乐浪太守，言必听计必从，君臣相得，传为美谈，那些彷徨犹疑的中原流亡士子见廆高望重的裴疑都归附了慕容廆，在榜样力量的感召下纷纷来投，慕容廆帐下一时人才济济。

慕容廆如此善待裴疑，照理，本该是裴疑千恩万谢，感激涕零，但对此发觉惭愧的反而是慕容廆。他认为自己的平台太小，空间有限，耽误了裴疑的前程，有负于这位旷世之才。（“裴长史名重中朝，而降屈于此，岂非天以授孤也。”）所谓“交人交心”，慕容廆的诚恳，感动了“士为知己者死”的君子之心。

此后，裴疑代表慕容廆出使东晋，盛称慕容廆之威德，贤俊皆为之用，朝廷始重之。晋帝欲留裴疑任高官，称晋室才是你的父母之邦，何苦再回塞外苦寒之地，四战危域？但裴疑不为所动，坚持再回辽东，与慕容廆并肩战斗，共同创业，慕容廆的人格魅力由此可见一斑。

像裴疑这样的例子，在慕容廆时代比比皆是。如“谦恭谨厚”的四朝重臣阳骛，克己奉公，鞠躬尽瘁，出任前燕高官，生活却非常简朴，反对奢靡之风，旧车瘦马，不换座驾。阳骛去世时家无余财，为官十分廉洁。又如“鉴机识变”的谋臣皇甫真，因才能出众为慕容廆破格提拔，对燕国忠心耿耿，后觉察到前秦欲吞并前燕的野心，提醒燕帝当心，无奈在位的慕容皝置若罔闻，终致亡国之祸。

慕容廆所用之人，既是能臣，又是廉吏，且君臣相伴始终，不离不弃，不像唐太宗之于魏征，清雍正之于年羹尧，善始不能善终，徒留毕生之憾。慕容廆的鉴人之准、识人之明、容人之宽、用人之信，令人由衷叹服。

慕容廆曾说：“今天子播越，四海崩崩，苍生纷扰，莫知所系，孤思与诸君匡复帝室，翦鲸豕于二京，迎天子于吴、会，廓清八表，俾（móu，等、齐）勋古烈，此孤之心也，孤之愿也。”所以，慕容廆和裴疑们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君臣，不说是志同道合的兄弟，是为了一个神圣的目标而携手奋斗的同路人，他们是那个时代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的“伟大的理想主义者”！

千年古桑下的“慕容情思”

2019年9月10日，慕晓亮、慕明玺、慕万芝等慕容后人专程来到朝阳县西五家子乡三道沟村，瞻仰这棵千年“慕容桑”，追思先人功业，不免感慨万千。慕晓亮回忆说，2018年1月，全国慕容慕氏后人代表来朝阳祭祖，当地老百姓知道他们的身份后，当面夸赞道：“你们的先祖（慕容廆），是个大好人呢！”

现任朝阳市三燕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的慕明玺表示，历史上慕容家族产生的王侯将相人数过百，但最杰出者，非燕高祖（后追封的谥号）慕容廆莫属。他的雄才伟略、他的家国情怀、他后世子孙的训诫与期待，熠熠生辉。这棵至今仍挺拔屹立、枝繁叶茂的千年桑树，是不朽精神的光阴传承，是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岁月见证，它生长于千年前的风云时代，却始终扎根现实，并指引着希望的未来！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主任记者 张松